

我曾经周游世界
在各地见过无数的树。
然而残留在记忆中的
既不是茂密的森林也不是稀疏的丛林
更不是昂首挺立整齐地站在街道两边的林荫
而是那些努力地张开根须
极尽全力地汲取大地精华
慢慢生长的，孤独 的树。

在坦桑尼亚我遇到了这样一棵树
她站立在长满枯草的大地上，顺风而曲。
乞力马扎罗山腹顺着一条红色尘灰之道
直逼她脚下，好像要吞噬掉她似的
远看 显得那么孤立无援
近时 才发现是赤裸上身的小伙。
小伙靠着纤细柔软的树枝
在树荫下躲避骄阳
弯曲的后背恰好与树腰重叠
黝黑的皮肤和树皮紧紧相连
他们融成了一体。

一棵树 一小伙
除去小伙与树 没了其它生命
只有一朵浮云高高地悬挂在蓝天中。

在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岛上
在以日本原子弹爆炸地“广岛和长崎”命名的广场边
我遇到了一棵涂着白颜色的常青树。
在拉帕努伊（复活节岛）上
我看到过守候在摩艾像旁边孤独的旃檀树。
见过在巴拿马运河加通河畔的树
也见过西安大道旁隔离带种植 的树。
在佛罗伦萨玛丽亚圣母广场
在从山风回旋的山谷中伸展出的夏威夷墓地。

在厄立特里亚联合国难民营的蓝色帐篷旁
我目睹了
身着红绿色民族服装的女人们
聚集在一棵低矮不起眼的树下
舒适懒散地和羊群一起享受阴凉。